

2015年是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经典作品、引导创作方向、培养艺术新人,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包括歌剧《白毛女》复排巡演、3D舞台艺术片拍摄和座谈会在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2015年11月6日,歌剧《白毛女》全国巡演活动在延安启动,截至目前已在延安、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演出15场,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从复排巡演歌剧《白毛女》说起

仲呈祥

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成果的集中体现;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则是21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持续繁荣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南。如果说,歌剧《白毛女》是当年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领悟、践行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民族歌剧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那么,复排的新版歌剧《白毛女》及其在全国巡演,则是文化部组织歌剧艺术工作者努力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硕成果和重要举措。从70年前首演的诞生地延安再度重演,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再演到北京,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鉴赏热潮,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复排巡演本身。它以艺术实践的方式,雄辩地证明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两个讲话精神的一脉相承和永恒魅力,给我们以深刻而宝贵的启示。

首先,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首要问题,艺术不得半点闪失。《白毛女》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一次艺术实践。贺敬之、丁毅等创作人员深入实际,根据真人真事,运用《讲话》阐明的历史观和人民性,进行艺术化、审美化加工,借鉴西方歌剧形式,注入中国精神和民族戏曲美学意识,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新歌剧。这部歌剧写人民、演人民、重人本、

接地气、通民心,蕴含着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优秀文化基因,流贯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理想、有骨气、有硬气、有道德的可贵精神,同时把现实主义和浪漫情怀结合起来,活用戏曲以虚代实、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表演优势,彰显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因此,这是一部既把精深的思想艺术化了的、同时又是一部令精湛的艺术承载着思想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惟其如此,它当年激励了亿万劳苦大众勇敢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翻身求解放,今天仍能感染广大观众牢记历史,珍视经典,继承弘扬革命文艺传统,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繁荣文艺,奋勇前进。

须知,珍视民族优秀历史文艺传统,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也是走向文化自强的必经之途。一部作品70年后能重现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对观众的吸引力、感染力,是非常了不起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了50年,歌剧《白毛女》演了70年,代代相传,薪火不断。经典作品,也须在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前提下不断丰富深化、与时俱进。以王昆为代表的第一代“白毛女”,主要以朴实本真取胜;以郭兰英为代表的第二代“白毛女”,更自觉地融入了戏曲的审美优势;以彭丽媛为代表的第三代“白毛女”,坚守中国民族声乐特色并借鉴西方声乐技巧,使演唱既有民族性又富时代感;而到以雷佳为代表的第四代“白毛女”,则看出青年演员在继承的基础

上又力图将对人物的真实体验与戏曲程式化表演的交融有所创新。铁的事实驳倒了文艺创作中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那种认为《白毛女》描写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时”、“黄世仁逼租‘有理’”、“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歪理。《白毛女》的复排和巡演成功表明革命文艺传统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那种“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白毛女》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原则,借鉴西方艺术形式,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民族歌剧之路,这个传统和经验务必珍视。复排过程中,前辈艺术家言传身教,倾力培养,青年演员不辞辛劳,虚心学习,通过一场场演出,不断成熟。这不仅继承了革命文艺传统,也培养了艺术新人。一路演下来,新版《白毛女》受到广大观众尤其青年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去。这说明经典作品是有艺术魅力的,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尊重经典、珍视经典、敬畏经典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而乱改经典、亵渎经典,必须反对。《白毛女》问世之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要抵御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现在很多青年人,不了解剥削阶级、地主阶级究竟是怎样灭绝人性地残

害老百姓。新版《白毛女》能让他们了解历史、领悟历史,更加科学地认识历史,感受新中国的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珍视今天的生活。《白毛女》是有艺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艺术和谱统一的作品,讲的是生动感人的中国故事和革命真理,所有歌词、音乐都洋溢着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魅力,因而才能感染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要坚守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我们的文艺要坚持写人民、演人民、服务人民。《白毛女》当年激励了多少人,演出时,甚至有小战士拔枪要打黄世仁。而现在,有些作品离人民甚远,满足于写宾馆、酒吧里的生活,满足于写“小时代”里的超前消费,远离人民生活实际。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珍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彰显中华民族美学精神,千万不能东施效颦,将受西方文化浸染的“转基因”当成文化基因。要珍视《白毛女》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用艺术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境界,丰富人的历史知识。文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我们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审美神经残缺的人,没有理想、没有骨气、没有底气、没有定力的人。(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民族歌剧经典魅力的现代化审美

居其宏

70年前,我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白毛女》在延安成功首演。70年来,在广大观众的艺术审美实践中,《白毛女》成为了久演不衰的红色经典。该剧通过佃户杨白劳父女与地主黄世仁围绕土地问题的冲突,将艺术表现目光历史性地第一次投向农民与土地问题,以杨白劳被逼卖女自杀的悲剧命运、喜儿遭凌辱的凄惨遭际,向世人展现出这个在中国农村延续数千年的土地制度之残酷历史和现状及其反人性的本质,从而把艺术针砭矛头直指“把人逼成‘鬼’”的旧社会及其土地制度;而喜儿历经千辛万苦之终获解放、恶霸地主黄世仁之终得惩治,不但表明翻身农民之获得土地,是新社会之土地制度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根本标志所在,也使得此剧关于“新社会将鬼变成人”的昂扬主题,真正成为亿万贫苦农民发自肺腑的由衷高唱。在中国歌剧史上,能够将深邃思想主题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刻画结合得如此巧妙至有机,展现得如此感人至深的剧目,《白毛女》是开天辟地的第一部。

《白毛女》的诞生还标志着,中国歌剧家经过20余年的艰苦探索,在音乐创作上终于找到了一条独特发展道路,即: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通过主题贯穿发展手法来展开戏剧性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自觉继承我国板腔体戏曲中运用不同板式和速度的丰富变化对比和自由组合揭示人物复杂心理和情感层次的成熟经验,从而圆满地解决了戏剧的音乐性和音乐的戏剧性这一基本母题。这是一种为我国歌剧艺术所独有的中国式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是中国歌剧作曲家对于人类歌剧艺术的一个重大贡献,并在喜儿的核心咏叹调《恨是高山仇是海》得到了经典表现,在中国歌剧史上树立起一座艺术丰碑;它的艺术魅力和成功经验,对此后中国歌剧创作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和改革开放后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剧,无不是对《白毛女》艺术经验和光荣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在文化部今年组织复排的新版歌剧《白毛女》中,笔者惊喜地看到,创作团队本着艺术创造中继承和发展的辩证思维,科学而艺术地回答了诞生于艰苦战争年代的红色经典如何面对当下观众的现代性审美这一重大命题。

从一度创作层面说,新版歌剧《白毛女》忠实于原剧本中关于主题、人物和人物关系、情节架构和剧诗风格的设定,以及原版音乐中以“三柳一落”为基础的 musical language 和风格、运用戏曲板腔体作为音乐戏剧性展开的主要思维,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剧本所有深切优美、脍炙人口的唱段,旨在彰显这部经典原作原有的巨大艺术魅力。在此基础上,对剧中若干场面和对话进行适度删削、归并和音乐化处理,令情节推进更加简捷流畅,富于节奏感;同时根据戏剧冲突和人物形象刻画的需要,加强了大春的戏份,使他的戏剧行动和艺术形象更加丰满,新增了某些重要唱段(如喜儿与大春山洞重逢时的对唱和二重唱),以交响一戏剧性思维和技法重新编配了乐队总谱,从而将原版中隐含的交响性和戏剧性美质充分挖掘了出来。

从二度创作的层面看,以扮演喜儿的青年歌剧表演艺术家雷佳在处理继承和发展这一辩证关系上出色表现为最典型,其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在声乐演唱中,雷佳认真学习了郭兰英、彭丽媛等前辈的歌唱艺术,倾力体悟喜儿唱段中浓郁的北方民歌、戏曲独特风格和韵味,通过精细微妙的润腔、吐字、气口,以及板式和节奏的丰富变化来揭示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内心戏剧性。在杨白劳被迫自杀之前,雷佳的演唱以清丽纯净、素朴优美为主导音色,通过《北风吹》、《扎红头绳》等抒情短歌来刻画喜儿楚楚动人的少女形象;从父亲自杀后的《哭爹》开始,雷佳又通过《恨是高山仇是海》、《我要活》等板腔体大段成套唱腔,在出色保持唱段风格和韵味的前提下,运用科学发声方法和高超声乐技巧,将唱段中悲恸、愤怒、呐喊、控诉、指天责问等复杂情感和强烈的戏剧性对比演绎得撼人心魄,有感天地动之美。

雷佳的舞台表演,在独白、对话、舞台行动及与其他人物交流中,继承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中写意美学和虚拟化表演的一系列技巧,充分调动手眼身法步、唱做念打舞手段,在举手投足间使喜儿形象尽显鲜活生动的美感;与此同时,又在表演中较多地增加真实性、生活化表演的成分,使之既有传统戏曲表演艺术的神韵,又具强烈的时代气息。由此可见,传统与当代、继承与发展的辩证融合,理应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艺术的当代精髓。

有鉴于此,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太原、石家庄、广州等地巡演,均受到各地观众和同行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这一事实绝非偶然,并且证明,民族歌剧经典魅力之所以获得超越时代的永恒,非独取决于它在诞生之初所包孕的时代内涵之丰,亦表现为其艺术本体内部是否蕴藏着因时而变的内在质素,以及后来者是否具有发现它并将其转化为当代审美对象的独到眼光和出众才华。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她是一个“甜”喜儿

——评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人物塑造

王 越

或许有人会说,喜儿多苦啊,你怎么还说她“甜”呢?其实我称她是“甜”喜儿,并不是指喜儿悲惨的人生命运,而是说喜儿扮演者的演唱和表演。新版歌剧《白毛女》在太原演出时,我有幸欣赏了由雷佳扮演的喜儿,最大感受就是她的声音非常甜美,形象可爱,表演规范、纯朴、本分,人物性格把握准确恰当,塑造了一个特别招人爱怜的喜儿,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她可真是一个“甜”喜儿!

《白毛女》这部歌剧之所以上演70年经久不衰,一是缘于故事内容非常贴近生活,演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民间传奇故事,并艺术性地搬上了舞台。二是民族歌剧这种艺术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白毛女》剧中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民间广泛传唱,至今依然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实践证明,只要是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文艺作品,就会具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雷佳塑造的喜儿乖巧可爱。大幕拉开,她高兴地端着面盆、迈着轻盈的台步走上舞台,这是她给观众的第一个亮相,模样

可爱,台步轻盈。接下来的道白口齿清晰,声音具有穿透力。中国民族歌剧的道白,不同于话剧也不同于戏曲,更不同于西洋歌剧,表演亦如此,不完全具有话剧的写实性,也不完全是戏曲的写意性,而是综合两者的表演特性。雷佳的表演自然、协调,第一场和面、包饺子等表演就充分展示出她的表演功力,虽然是虚拟性的表演,但又非常真实,既符合剧情又柔美俏丽,她将这种表演风格贯穿在整个歌剧的始终,把喜儿可爱可怜的性格与命运完全展示在了舞台上,为她成功塑造喜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北风吹》这支曲子家喻户晓,不知激起过多少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雷佳把每一个音符都处理得十分细腻,让观众陶醉。这首看似简单的歌曲要求演唱者必须具有成熟的演唱技巧才能胜任,雷佳唱得柔美恬静,第一段情绪欢快,亲切柔和,静静地盼着爹爹回来,第二段有一丝担忧,“爹出门去躲躲整整七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她把这种担心传达给了观众,从那时起,观众就和剧中人物一起同喜同

悲。扎红头绳那段男女二重唱,在杨白劳扮演者浑厚男声的衬托下,更显示出喜儿的柔弱娇美,红花绿叶,相得益彰。

这部歌剧,向观众展示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雷佳的演唱,向观众展示出了中国民族歌剧的演唱魅力。20世纪60年代在声乐界曾有过“土”与“洋”的学术争议,是按照国外西洋歌剧的演唱方法,还是按照中国民歌的演唱方法,展开了百家争鸣。经过时代的发展,艺术家的探索,终于走出一条将西洋唱法与中国民族歌唱方法完美结合的、适合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那就是现在中国民族歌剧科学的发声演唱法——混合演唱法,这种唱法是西洋发声法与中国民族歌唱方式的科学融合,解决了以往演唱者假声真声声音不统一的问题,通过训练,不但高音能够唱上去,而且声音优美,达到了以声传情,以字传情,悦耳动听。通过几代喜儿的不同演唱,中国民族歌剧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意义重大。

如果说《北风吹》是追求一种唯美轻柔

的演唱,那么与之截然相反的《恨似高山仇似海》那大段悲愤的演唱,则对声音的要求力度很强,这是喜儿从内心深处喷发出的满腔怒火,使用的真声更多。雷佳融合了几代喜儿的优点,发挥自己的长处,极其细腻地处理好每一个音节,加了很多下滑音、装饰音,有时几乎是连说带唱。“好!我就是鬼!我是屈死的鬼!……我是不死的鬼!”声音圆润,声腔中含着悲愤,这段音乐伴奏加入了戏曲音乐的元素,曲调也具有戏曲唱腔的拖腔,戏剧性、节奏性更强。

艺术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时代不同,观众审美也不同。复排民族歌剧《白毛女》,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歌剧演唱艺术的飞跃,看到了第四代喜儿动人的新形象。广大艺术工作者应该向经典致敬,向当年创作这部歌剧的艺术家们致敬,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提炼生活,努力创作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精品,努力攀登艺术高峰。(作者系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副所长)

艺术源于生活 经典在于传承

——歌剧《白毛女》复排成功的启迪与思考

杜滇峰

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目前正在全国巡演。一部70年前的经典,在艺术多元化的今天复排,能否依然能够像当年一样,具有艺术的魅力,再度获得当下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引起观赏者的艺术共鸣呢?

当雷佳扮演的喜儿俏丽地站在舞台,一曲清脆的《北风吹》响起,我们仿佛进入了那个艺术情景,情感随着喜儿的悲欢离合被感染、被感动,分不清是喜儿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还是喜儿携着飘雪的北风来到我们的面前。新版歌剧《白毛女》依然能够直抵我们情感的深层,触动和浸润我们的心灵。

《白毛女》复排成功,主要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能够打动现代观众的喜儿形象。大幕拉开时,喜儿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天真纯朴的农村少女,她与爹爹虽然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但她的心是温暖的。当唱起“北风吹……”时,雷佳通过眼神里和歌声里流露的情感,展现了喜儿对新年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当唱到“爹出门去躲躲……”时,雷佳的表情一转,眼神里变成了焦虑与不安,这一变化把喜儿既盼望又焦急的复杂心情微妙地表现出来。

然而,厄运接踵而来,因为“驴打滚”的债,爹爹被逼死,年初一自己被抢进黄家顶账。面对这噩梦般的残酷现实,她惊呆了,却不知道惨剧的根源在哪里,这时的喜儿虽然对这场悲剧之根源认识不清,但内心里模

糊闪现出“仇人”概念。在父亲自杀这一唱段中,大部分是相同曲调的重复,但是雷佳在演绎时并没有将自己痛苦的心情在一瞬间全部倾泻而出,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让情绪表达不断强化。从目睹爹爹自杀时的无助逐渐转变为痛苦绝望的哭泣;可还没来得及及回过神,又得知自己被卖到黄世仁家的悲愤。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被雷佳借用传统戏曲的腔腔,通过语调的变化和增强层层展现在观众面前,成为该剧中精彩的一段。

遭受了残酷的虐待之后,喜儿内心深处的意识开始觉醒,她开始逐步认识到爹爹惨死、自己受虐待、大春被逼出走的根源,发出了“为什么穷人这样苦啊?为什么富人这样狠?”的质疑。这时雷佳的演唱是略有力量和压抑的,这是一种爆发前的积蓄。当受到黄世仁的侮辱时,雷佳在演唱的力度上逐步加强,发出“我是人”的吼问,在奶奶庙,爆发出为“仇人相见”的怒吼,将喜儿对黄世仁的恨之入骨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舞台上。这些细节丰富而细腻地展现出一个成长变化中的喜儿。

《白毛女》再度赢得观众的认可,在于这是一个关注平民、关注百姓生活的戏,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戏。《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后经过创作,那部戏的主题意义升华为:主人公的命运概括了旧社会亿万农民备受压迫的苦难历史,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的剥削制度

“把人逼成鬼”,劳动人民做主的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新版《白毛女》在复排时,虽在细节上有了些改变,让白毛女形象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但这个戏的精神内核和艺术追求没有变。它以质朴的百姓生活为切入点,保留了原作的思想主题、道德评判和人文坚守,同时增强戏剧性和浪漫性,融合了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形式,从而既满足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诉求,也提高了民众的审美趣味,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白毛女》能够再度获得成功还在于它的创作定位为本民族。通过欣赏这部作品的音乐和唱腔,我们看到作品在复排过程中既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也注意融合创新。作品广泛吸取各种民族音乐的音调 and 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曲谱主要是根据我国民歌和传统戏曲加工改造而成。剧中不同角色、不同场景中的唱腔,依然沿袭和透出一些地方戏曲曲调的韵味,但又不是单纯地将这些曲调照搬过来,而是根据当下观众审美情趣,对原曲调加以改造和提高,突出音乐性、歌唱性和旋律性,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民族乐曲。这种音乐形式不仅很好地配合了人物性格的塑造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新版《白毛女》强调演员用歌唱塑造人物的能力,对“赵大叔讲红军”“穆仁智强抢喜儿”等几场戏进行再创作,把以前的对白和台词改成了唱段,增强

了歌剧的感染力;而在“喜儿和大春在山洞相逢”一场中,恢复了两人的二重唱,旋律亲切流畅,声情并茂,催人泪下。这种民族意味的歌剧化,既通过对民歌和地方戏曲的利用和借鉴,也借鉴了现代歌剧的音乐结构来组织民间音乐和传统曲调,使全剧音乐在民族化的同时又具有新鲜感。这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要尊重、发现并有效地利用民间文化资源,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合理加工和重组,科学地融合现代艺术元素,形成一条继承传统又继续开来的创新之路。

新版《白毛女》之所以能够触动当下人们的艺术神经,获得历史感和现代感融汇的审美体验,还在于主创人员和演职人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态度。新版《白毛女》的主要演员都是“70后”“80后”的青年人,为获得最直观的艺术感受和生活体验,他们深入“白毛女”原型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实地采风,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真正的生活体验,演员和主创们找到了进入这个歌剧的正确方式和真实情感。

艺术源于生活,经典在于传承,新版《白毛女》用其不懈的艺术追求告诉我们,在民族歌剧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的、民族的风格属性,继承传统,守本创新。(作者系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剧目工作室副主任,副研究员)